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仰望 大地

关注一个时代普遍的人的情感变化和心理状态，
并以独到的感觉与思辨，
领悟和提炼世界与生活中的内涵与哲理。

张明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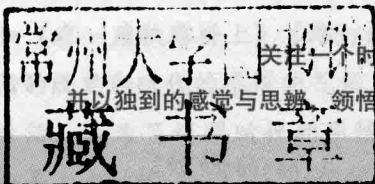


 敦煌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仰望大地

张明润◎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仰望大地 / 张明润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5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ISBN 978-7-5468-0285-5

I. ①仰…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2608号

仰望大地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张明润 著

总策划: 张海君 徐 迅

主 编: 沈天鸿

责任编辑: 汪 泉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285-5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沈天鸿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作品，不仅告诉我们，他或者他们是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的，同时，也说明了那某一个时代的感情的气候。

这就是这类作品的价值，并且使这类作品有价值。

张明润的散文应该就属于这类作品。他的散文告诉我们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我们时代的感情气候的种种变化。这些甚至从题目上就能看出来，例如《在一座铁路桥上》《路灯的光芒》等，就以时代的变化揭示了人们生活的改变和时代的感情的气候。其中，重要的是时代的感情的气候，写到生活，是为了说明时代的感情气候。一座铁路桥突然出现，凌空横跨在一条古老的乡村河流上，引发的是感情气候质的改变——“我”感到不安，“感到自己正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追赶”，田野和劳作的人变得不真实。其他篇章中的种种感觉，性质与此是相同的。这种感觉和心理状态，其实是当代中国人普遍的感觉和心理状态（虽然面对的不一定也不必是乡村河流上的铁路桥）。一个时代的感情的气候就这样在张明润的散文中以他的形式形成和呈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理解。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解同时即是应用和解释，并且，理解同时也是人的自我理解。所以，一个时代的理解者必然看到了“一种桥本身以外的东西”，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感情的气候。一个时代的理解者的命运因此就是沉重，持续的、不可改变的沉重。

张明润的散文因此大多具有这种沉重的性质，即使他写的是本不沉重甚至轻松的对象（比如桃花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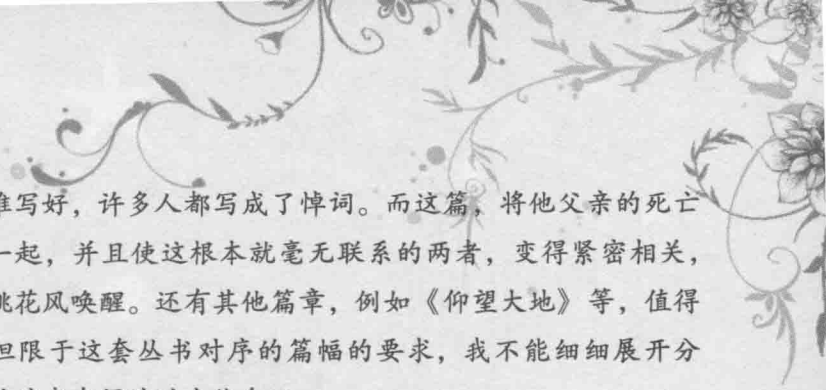
沉而重，自然是文学作品所必需的，也是一篇散文将自己区别于“时文”的重要标志。

从上面我所述可以看到，我指出的实际是从此中看到彼，联系到彼。想想吧，现实是什么？是我们面对的那些人、物和事情？是，也不完全是。从主体来说，现实是主体对同时存在于主体周围（这个周围不能仅仅理解成身边）的那些人、物和事情的感觉和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总和。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的总和——感觉到的是一种现实或者存在，记忆的则是又一种现实或者存在。如果这主体是一位作家或诗人，他就必须要能发现它，然后才有可能用语言把两种不同的现实或者说存在永远联系在一起。普鲁斯特的“复得的时间”、伽达默尔的“经验”与“真理”、画家康定斯基的“艺术里的抽象精神”等，都可以变通地理解成是这个意思。张明润以他的散文表明他也懂得这一点，并且经常发现了它，也正在为把它们永远联系在一起而努力。而在一些比较好的篇章中，他已经令人信服地把它们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不容易的。

或许，有人会发现，虽然张明润的散文把两种不同的现实或者说存在联系到一起了，但都没有明确指出这种联系说明了什么，亦即没有给出答案或者结论。但这不是张明润的错，也不是散文的错。而且，这正是文学性质散文的一个标志：避免明确说明，给出答案或者结论。这种联系到底说明了什么，或者说暗示了什么，那是读者要做的事。

在散文的艺术性方面，《在一座铁路桥上》《桃花风》等都可圈可点。《在一座铁路桥上》显示了张明润目前散文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它是随意的“信步”，却结构缜密，回环相扣（不是环环相扣，环环相扣是线性的相扣，很容易做到）；完全是即景式的，却处处超越了即景，超越了所写的对象，充满暗示而指向另一种现实或者说存在；散文叙事难免沉闷，而这篇中所写的那个完全是叙事的细节（即“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也因为其象征性而没有一点沉闷。如此等等，《桃花风》是悼念他父亲的。悼





念亲人的散文很难写好，许多人都写成了悼词。而这篇，将他父亲的死亡和桃花风联系到一起，并且使这根本就毫无联系的两者，变得紧密相关，仿佛死亡也被这桃花风唤醒。还有其他篇章，例如《仰望大地》等，值得品味之处颇多，但限于这套丛书对序的篇幅的要求，我不能细细展开分析，留给有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时去体会吧。

这本书中也有一些篇章，我以为是未能显示张明润目前已有的散文的功力的，可能是因为某种他人不知的原因，而有些率尔操觚吧。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谨以此为《仰望大地》序，并祝贺它的出版面世。

2011. 1. 19 于安庆

目 录

第一辑 仰望大地

在一座铁路桥上 / 002

桃花风 / 004

村边的山 / 007

仰望大地 / 010

在纸上发掘古墓 / 013

界牌石 / 016

漫长的河坝 / 019

路灯的光芒 / 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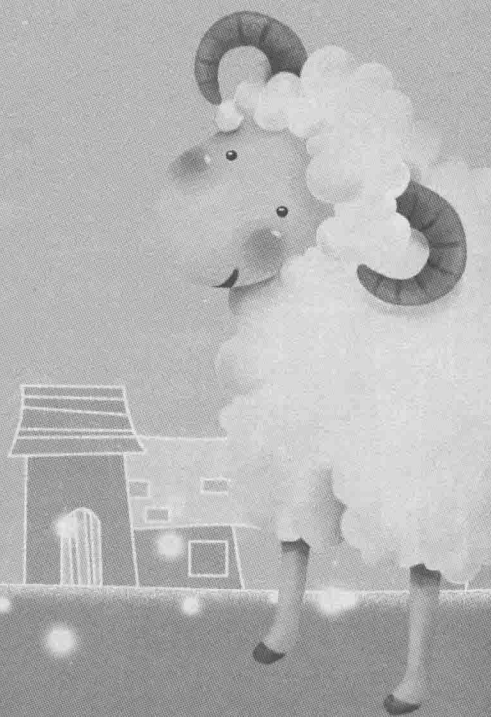
暴 雨 / 025

秋 雨 / 028

光 亮 / 031

湖边看柳 / 033

隐居一方 / 035





仰望大地

Yang Wang Da Di



拂去灰尘 / 039

温暖的声音 / 042

坚硬的稻草 / 045

天井 / 048

堆积的风景 / 051

遍地金黄 / 054

第二辑 飞翔姿势

路过状元桥 / 058

沱江里的一滴水 / 061

冬与夏 / 064

夏天的树 / 067

父亲 / 069

清明，一次停顿 / 072

飞进屋里的鸟 / 074

木头的气味 / 076

竹筏的道路 / 080



目 录

五月桃 / 084

篱 笆 / 088

一条老街 / 091

在老街的边缘 / 095

花亭湖的水 / 098

胸有东坡百卷书 / 102

山里的桃花 / 106

转 车 / 109

第三辑 秋风春雪

春之歌 / 114

春 雪 / 118

正月初六的幸福感觉 / 120

想娘家 / 123

回乡札记 / 126

平 整 / 130

水 库 / 133

稻 场 / 136

豆腐坊 / 140





仰望大地

Yang Wang Da Di



逝去的沙子 / 143

沙 坝 / 146

脚踏车 / 148

乡间的老人 / 150

乡村牌事 / 154

饭 场 / 158

跳龙门 / 161

暑 假 / 168

女儿的高考 / 171

重温小学 / 174





第一辑 仰望大地

土得却将土一抔

在一座铁路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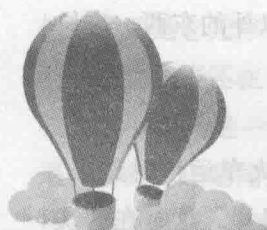
桃花风

村边的山

仰望大地

在纸上发掘古墓

界牌石





在一座铁路桥上

仲春，午后，我在一座铁路桥上信步走动。

桥都凌空横跨某条河流，这座铁路桥也不例外，它的下面，是一条不太出名的乡村河流。河不宽，桥自然也不太长，但我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却有一种漫长的感觉——一种桥本身以外的东西，拉长了距离。

那会是一种什么东西？我和桥相视无语。

一列火车刚刚轰隆隆地开远，依照经验，即惯常的火车运行时刻表，在后面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不会再有火车通过，也就是说，这时在这铁路桥上很安全，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我仍然感到不安，一种惶恐如同刚才那列疾驰而去的火车留下的震颤声，在耳边嗡嗡作响，挥之不去。说不清这种不安源于何处，可以肯定的是，在经验和秩序之外，它固执地存在着。

脚下的铁轨坚硬，充满了质感，并且锃亮光滑，映照出一些变形的景象，又隐藏起了我所无法得知的东西。我顺着它一直望过去，看见的是它似乎无穷尽地伸向远方，叫人联想到奔跑和追赶这类词语，而这些词语又涣散和迷乱着人的意识，感到自己正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追赶着，于是拼命地逃避和躲闪，以至气喘吁吁。

我平静一下呼吸，眼光投向桥下的河流——在空中几乎看不出河水在流动，实际上它当然是在永恒地流着，见证着一切。桥在河面上投下一块巨大的阴影，阴影改变了它覆盖的河水的颜色，使它看上去显得发黑，黑色的河水？我知道，这只是一种表象，河水的颜色如同它的流动性，本质上不可改变。



然而阴影常常会迷惑人的眼睛。

不远处就是一座村落。这是我曾久居过的村庄，我对它非常熟悉，但此时我站在铁路桥上，看到的只是村庄的背面，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是村庄拒绝我，还是我拒绝村庄？我无法说清，只能在梦境般的怀想中，将这个问题慢慢地遗忘。

一只狗出现在铁路桥上。我本能地抓起一颗石子，警惕地与它对峙。狗却并不太惊慌，只略微疑惑了一下，就悠闲地朝与我相反的方向走去。石子从我手中无力地滑落。这是一颗突然变得无用的石子——仅仅因为那只狗悠闲的一个转身。

童年时，一只狗曾在田野上发疯地追逐我，好像这是它神圣的使命，但最后还是它先停了下来，看着也站住的我，和我一起慢慢进入了夜晚。

那片田野还在，就在铁路桥和村庄之间。望着真实的田野，此时它在我大脑中却只是一个抽象的词，一些具体的东西似乎正在时光中朝后隐退。然而我还是闻到了春天的气息，眼前的田野正盛开着油菜花，金黄一片，清香扑鼻，肯定还有成群的蜜蜂在花间飞舞，在田间躬身劳作的人的身影，被午后的阳光镀上了金光，变得不够真实……

这是多么动人的画面。但我似乎与他们无关，我只是一个观望者。意识到自己观望者的身份，我才如梦初醒地想到，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座桥上，这座桥又为什么会凌空横跨在这条乡村的河流上？

忽然就记起在村中曾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多年前的那个深秋的午后，这小河边机器轰鸣，人声鼎沸。村里人都来看热闹，想知道铁路工人如何将铁路桥铺架合拢，但直到天黑也未有结果，只好散去。然而第二天早晨，人们却发现，就在一夜之间，铁路桥已赫然凌空横跨在了小河上。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似乎又都在意料之外。

从铁路桥上走下来，再朝它回望，有一个称不上发现的发现：它增加了村庄的风景，同时也改变了村庄的风景。



桃花风

桃花风是什么风？我不知道。但桃花风真实而隐秘地吹拂在村庄的内部。

村人称为“六月心”中的一天，我再次回到了村庄。我父亲十几天前永远地离开了村庄——“离开”这个词肯定不恰当——孤独地躺在村边小山上作永久的安息。这天我们一家人来到父亲墓前为父亲磕头烧纸，并和父亲说了几句话。村里俗话说：六月心六月心，日头毒得慌人心。从父亲的墓地回到村庄，我一时安静不下，在村子的屋前屋后乱转。除了那灼人的热浪，还有什么东西在追逐着我？但那种东西我看不见，更抓不住，只感觉就在身边追逐。转到堂兄家门前时，堂兄喊我进去坐，说他家过道里有一口桃花风，凉快呢！此时我真的渴望有一股清风拂面而来，凉爽我的身体，让我的内心得以安宁。我于是进去，静静地坐下。

堂兄家的房屋坐落在村子一角，是前几年在老屋的地基上新盖的。村里所有老屋都连在一起，堂兄的儿子学过建筑，他别出心裁的设计，既未破坏老屋的整体，又让新屋堂皇地矗立起来，显示出人气的旺盛和一种力量的永恒。新屋的一条过道与老屋的一条巷口巧妙地相接，看似自然却又意味深长。我现在就坐在这个“相接”的位置。通过过道的门放眼朝外望，我可以看到村前的屋场和屋场前的水塘，水塘在这个季节正是旺水期，满满的水上有几棵零星的水草探出头来在风中摇晃，它们在诉说什么吗？水塘那边是广阔的田野，现在，田野里长满了刚刚插下去的晚稻秧，青青的一片，十分旺盛。越过田野，拐一个弯就是村边的小山了。但我现在不能望到那绵延的小山。但即使能望到又能说明什么？我能看到的事物总是很有限，而真正存在的事物是无限的，超越了肉眼和时空。我突然又



想到了父亲，父亲的“离开”也许并不真实。就像此时在灼人的阳光下那些微微晃动并发出轻微裂响的事物，恍恍惚惚的，看似虚幻，但本质上仍存在着。虚幻对真实的淹没，只是我眼睛一时的错觉。

还有那条路，也结结实实地存在着。那是村子向外延伸的一条小路，曾经是村子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因为早些年村子的另一边修了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这条小路似乎被冷落了下来。但在村人的心中这条小路从来就不会荒芜，也从来没有荒芜过。它通向村里人赖以生存的庄稼地和菜园，通向收获时的丰厚和喜悦，也通向村边的小山，通向小山上一个个村里人祖先的墓地。它就像一条命运中的绳索，在时光的正反面总是闪动着眩晕的光芒。多年来，在这条路上我亲眼见过许多次同样的场面，村里的年轻人将逝去的老人送上路。白色的孝衣、黑红色的棺木，一路哭声一路吹吹打打。每次我都和所有村里人一样被深深地感染，默默地望着，默默地目送。而就在几天前的那个早晨，我父亲让我同一条长长的队伍一起，同样经过这条路为他送行。一步一步，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条路真的一点都不荒芜，就像路边的棉花地里生长着的那些茁壮的棉花苗，气势冲天。而这冲天的气势让我想起许多陈年的影子，陈年的影子深刻而鲜亮，但一瞬间这些影子又如小路附近那条小河里的水倏然流逝，这种流逝很残酷但也充满温情，它对人并不构成威胁和伤害，而是让人显露出本质上的真挚和善良。

在“相接”的位置我转过眼来，视线就和老屋的巷口连接上了，直抵老屋的深处。老屋已经伤痕累累，住在老屋里的人已经不多，人们大都住在新房子里，老屋就和村里仍然健在的几位老人一样，更多地成为了村子某种意义的象征。老屋的象征意义使我的目光直抵记忆的深处。而在我记忆深处，季节似乎并不确定，时光一会变得阴凉一会又变得温暖，村庄就像一座神圣的宫殿坚实地耸立在童话世界里，显示出神奇的生命力。村庄里的人就是在这种神奇光环的照耀下成长和成熟。老屋对村庄人的庇护和包容让我常常深情地回望，在回望中我感到温馨，同时又隐隐作痛，似乎听到冬天水塘里的冰块裂碎的声响。许多个冬天，村前水塘里总会结满厚厚的冰块，幼小的我总喜欢砸冰块玩，但老人们总是阻止我，骂我为什





么要和他们作对。我为什么不能砸冰块？长大后，那遥远的冰块裂碎的声音，连同它所包含的隐喻总会让我深深地低下头，内心浸满了忏悔和忧伤。同时一些幻影则在我脑海里奋力地张扬，那些幻影包含了大树，包含了风，包含了泥土，包含了村庄上的炊烟……

我将视线从老屋的巷口拉了回来。这时过道上又来了许多人，坐在一起说话，说炎热的天气、说田里的庄稼、说家长里短的琐事。这些都是村庄永恒的话题，从来都是新鲜的，从来就不会衰老。门外的屋场时时有人走动，他们或是去田间，或从田间归来，或是随意串串门。坐在屋里的人后来又说到我父亲，说到我父亲一生健壮，一生坎坷，一生韧劲，一生的善良和挚爱。这使得许多场景在我脑海里再次回放。那天我们将父亲从医院接回家——那间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屋，这里是83岁的父亲最熟悉的地方。在路上，父亲枕在我的臂弯里，已处于弥留之际，但他仍然坚持回到了家，回到了他生命的根端。在父亲躺在床上那一刻，母亲轻轻地和父亲说了一句：你现在回家了！我这时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面对父亲最后的笑容，我竟一时失语，悲伤和忏悔填满胸膛，痛哭也不能消解。而现在，我感到父亲仍然在注视着我，目光透显着他一贯的威严、宽厚和慈爱，放射着淳朴祥和的光芒。

不知是谁又说到桃花风。桃花风是什么风？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它又是从哪里吹来？没有谁说得出来，他们说如果能说出来，那还叫什么桃花风？但我此时已感到了凉爽，感到了内心的安宁，感到一阵风的唤醒：我们对逝者永恒地怀念，对自身生命无限地珍爱。



村边的山

一只鸟飞在了头顶，不停地盘旋，不停地鸣叫，它是在呼唤我，还是在拒绝我？我听不懂小鸟的语言，小鸟也未必知晓我的内心，其实就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此时为什么一定走往村边的小山，仅仅因为我许多年没走过这条小路？许多年没走进过小山？

村边的小山很小，但仍然是山，绵延起伏，树木丛生，它高过田野，高过村庄的屋顶。

从村庄走向小山的路有许多条，最显眼的当然是那条公路，虽然简易，但宽阔，前几年才修通，小山是它必须经过的一段，穿越小山，它会通向更远的地方。此时，一辆农用车正在路上，车后尘土飞扬。肯定还有许多车辆正准备开上这条路。

但我没走公路，选择的是沿着沟渠延伸的小路，这自然是条老路了，老路常常为人所不屑，但人有时又偏偏要走老路。

沟渠也已经很老了，据说在我出生之前就已挖通，但如今水在里面流着。新鲜的水，每年更换多次的水，无穷无尽地流着，因而这沟渠的生命依然旺盛。它可以说是村庄的命脉，几百亩农田就靠它灌溉。现在正是七月，田野中绿油油都是晚稻秧，正需要水来滋润。

沟渠曲曲折折，路也曲曲折折，路与小山擦肩而过时，我站在了山口。平时，在村庄远望小山，它是那样平常，那样熟悉，但真的逼近，顿时有一种陌生感，它显得更加高峻，更加庞大，一股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深深的山的气息，混合着松树的清香、黄土的腥味，以及山中小溪流的潮气。

太阳已经升起，阳光下，山的气息越来越强烈，严严实实地包围着

